

河南文艺出版社

刀子嘴



金凤凰

容三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刀子嘴与金凤凰/容三惠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6

ISBN 978-7-80765-268-7

I.①刀… II.①容…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077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20 000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 | | |
|-----|---------|
| 001 | 一 骂街 |
| 006 | 二 善心 |
| 010 | 三 告状 |
| 014 | 四 献计 |
| 018 | 五 讲故事 |
| 022 | 六 求人办事 |
| 026 | 七 赶集 |
| 034 | 八 激将法 |
| 040 | 九 请客 |
| 045 | 十 跑工作 |
| 051 | 十一 老神医 |
| 056 | 十二 看老何 |
| 059 | 十三 报恩 |
| 063 | 十四 卖衣风波 |
| 066 | 十五 保媒 |
| 070 | 十六 骗局 |
| 073 | 十七 献厨技 |

081	十八	表心思
087	十九	误会
096	二十	捡男婴
103	二十一	密谋
109	二十二	扩大经营
114	二十三	回家
117	二十四	看弃婴
125	二十五	急中生智
128	二十六	旅行结婚
136	二十七	亲情
141	二十八	成人之美
144	二十九	生意兴隆
147	三十	搬弄是非
154	三十一	妇科男医生
160	三十二	生死之时
165	三十三	包宾馆
171	三十四	求职应聘
177	三十五	谋婚事
179	三十六	约会
183	三十七	烧房
196	三十八	办婚宴
199	三十九	雇保姆
201	四十	调动工作
204	四十一	大萍啊
212	四十二	魔力
218	四十三	儿女
229	四十四	心病
234	四十五	爱与孝
237	四十六	费尽心思



一 骂街

胖大嫂的丈夫去世早，一家老小五口人，全靠她一人顶着。大生产队分粮食，多半是按工分分，她家还没有两口人分的多，自然就成了村里的缺粮户和救济对象。平时胖大嫂每次吃了饭都把碗舔得干干净净。她舔起碗来，有一种特有的姿势，伸长舌头，双手捧碗，盖在脸上，非常灵动地转动着碗，瞬间，就能熟练地完成这一动作。不料，她儿子把碗弄烂一个，她没碗用了，就捡一个罐头瓶来代替，吃了饭没法舔瓶了，就喝涮瓶水。时间久了，被人发现都很同情她，有人悄悄给她送几根红薯，有人帮她挑挑水，有人在路上帮她背背柴火，有人送她一个碗，但也有人他们说存心不良，想打胖大嫂的主意，并反映给村干部。

村里每周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会场一般在村保管室院。院落很大，靠西边有一棵百余岁的银杏树，树下常常就是村干部讲话的地方。这天，有近百名群众参加会，有的蹲着，有的就地坐着，有的悠闲地抽着烟，有的低头窃窃私语，有的打情骂俏，但没有人和胖大嫂开玩笑。会前，村干部面向群众靠树蹲着，抽着劣质烟。他抽烟有个特点，就是“狠”，狠狠地绷紧嘴巴抽，吸气时间长，然后再松开，那浓浓的烟雾便从嘴里、鼻孔里蹿出来，在面前缓缓盘旋，此时他就尽情地闻着烟雾的香味，似乎觉得只有这样才过烟瘾。他看看会场的群众基本到齐了，便站起来说，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今天的会不长，主要说几个事，首先说说男女生活作风问题。此言一出口似乎有很强

的吸引力,一下子触及人们的大脑神经而感到异常的敏感、兴奋,所有目光都注视着他,就像目不转睛地欣赏舞台上女主角的精彩表演,霎时,会场安静下来。他接着说,最近有人反映男女生活作风问题,当然,有夫之妇开开玩笑,也没啥,可就是孤男寡女要注意了,人们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帮助人是好事,但要看对象,男女有别嘛,应该保持一定距离,不要没抓住狐狸惹一身臊。他边说边拿目光频频打量胖大嫂,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嘛,影响很坏,细节上稍不注意就会犯严重错误,这个事,我不用点透,我想当事人心里会清楚,希望以后要注意,不要做后悔莫及的事……村干部的表情很严肃,口气冷酷,虽然声音不高不低,但字字句句分量很重。胖大嫂明白他的话中之意,只差没点她的名字了。他的话就像重重的炮弹砸在她心里,瞬间就要爆炸了。胖大嫂怒火上涌,脸色红中泛紫,眼球僵硬,甚至想从眼眶里蹦出来,变成燃烧的火球,蹿进村干部的嘴里,堵住他的嘴巴。她忽然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尘土,气冲冲地走出会场。她的脚步很重,速度很快,好像胸中的怒气通过脚步释放出来了。这时,她吸引了全场人的目光,都呆呆地盯住她离去的背影。

胖大嫂回到家里,从屋里到院里,再从院里到屋里,这样怒气冲冲地来回走着,越想越气,越气越恨,恨不能拿把锋利的剪刀,剪掉那些长舌头,把它砸个稀巴烂,因为它会冤枉人,像尖刀一样杀人。她明白村干部这样说,将意味着什么,无非是不让村里人帮她,不让男人们答理她,使她成为孤家寡人,日子再苦再累自己扛。胖大嫂心里愤愤地说,无非是逼着寡妇改嫁,我偏不嫁,气死你,就你小舅子那半傻子光棍,我还不嫁哩,我不能养一窝孩娃,再养个半转子傻瓜。她把气全撒在嚼舌人和那个村干部身上,忍不住自言自语,老娘不是好惹的,你们不帮我,还没好心待我,让我忍气吞声生窝囊气,人弱被人欺,你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们舒坦,今天叫恁看看我的厉害。这时,有一只花公鸡正在厨房门口寻食,转动着圆溜溜的小眼珠,啄木头上的小虫。她飞起一脚将它踢得拍打着翅膀“咯——咯——咯”地直打滚,然后高叫着跑了。她又气冲冲地钻进厨房,掂着破锅拍(锅盖)出来了,在院子里捡起一根擀面杖粗的枣木棍,发疯般的从家



里出来,直奔村当街。

村当街是村里的一条中心大道,经常行人多,很热闹。胖大嫂心想,会场就在村街旁边的保管室院里,只要我在这里一吆喝,人们都能听到,让那些长舌头龟孙耳朵发烧。她觉得胸中的怒火像燃烧在五脏六腑一样难受,难以控制。于是,她在村街上边走边骂边使劲敲锅拍。那锅拍是用秫秸纳成的,发出沉闷而又洪亮的声音,好像为她叫骂奏乐。此时,恰巧散会,人们都站在路边看热闹。胖大嫂调高嗓门骂得更起劲了,怒吼着:乱嚼舌头的,恁听着,嘴痒了用棍捣捣,在树皮上操操,用刀刮刮。恁咋不嚼你姐的舌头,咋不嚼你妹的舌头,咋不嚼你闺女、你娘的舌头,你们也是男女关系,也男女有别,为啥贴恁近,恁好,是为了抓狐狸哩,是不是?恁就不怕惹一身臊。我一个寡妇娘们,带一窝孩娃,日子过得还不难吗?你们不帮,还乱嚼舌头欺负我,看笑话。她骂几句,便举起木棍“啪、啪、啪”撞撞锅拍,如特级演员一般,但比他们演得更真切,更精彩,更深刻,更富有艺术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她涨红着脸,目光里充满了恨,敲着锅拍骂着往人多的地方走动,觉得心中的怒气为她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勇气,骂声越来越大:盯梢哩,恁听着,跳我的墙,盯我的家,盯老娘,瞎恁的眼。她话一出口觉得当老娘辈儿太低,便随即更改:姑奶奶没当大官,孙子们倒孝顺了,会站岗放哨了……你们想给我栽赃,扣屎盆子,叫恁黑心烂肚子,浑身生蛆。恁咋不捉你姐的姑姥,咋不捉你娘的姑姥,咋不捉你闺女的姑姥,你们家姑姥一大群,一大堆,一张八仙桌子不够坐。你们是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干……接着又“啪、啪、啪”撞撞锅拍,声音闷响,几乎形成了有规律的节拍,衬托得她的声音更洪亮、清脆,而不单调。

村当街的黄土路面,宽而不平,沟沟坎坎,大多是下雨天牛车和架子车留下的辙痕,经晴天太阳一晒,形成了干泥钉。大路两旁的白杨树每棵都有两把粗,经微风一吹,绿树叶摇头摆尾,翻出粉白的背面,发出沙沙沙的细微声,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秋日的太阳,失去了夏日的威力,已经没有多大劲了。村街两边都是村民的房屋和院前的树园,绿树成荫,这是村里的特色风景。此时,在树荫下和

村街上站着很多看热闹的人,都盯住胖大嫂。有的像木鸡呆呆地站着;有的用手捂着嘴哧哧地偷笑,好像说骂得好;有嚼舌根生是非的,心里像喝了辣椒水般的难受,心神不安。平时在村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文革”时常常游斗游斗偷秋的是热闹事,后来这些事多了,也不稀奇了。再后来偶尔玩场电影,或来个瞎子说书的,游乡玩猴的,村里人便奔走相告活跃起来。而今天胖大嫂骂街,人们感到出人意料,也感到此事新鲜,便把村里人都吸引来了。那位村干部看着人越来越多,向前劝说:他婶子,别骂了,消消气,人多嘴杂,咱不能用膏药封住人家的嘴巴。

胖大嫂恶狠狠地说,别理我,男女有别,你就不怕惹一身臊?

村干部是第一次见识到胖大嫂的刀子嘴,没想到这么厉害,平时把她看低了,想说张着马嘴吆喝个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想想不能和她硬来,如果惹恼她,和我厮打起来怎么办? 落个村干部欺负寡妇的罪名,更难听。任她这样辱骂,也会降低自己的威信,只能哄着来,于是,便嘿嘿笑着说,你看这样多不好,回去吧,啊!

没啥不好,这是逼出来的,不骂,你们的舌头发痒,嘴发贱。欺负老娘,欺负姑奶奶,你们也得摸摸热凉。胖大嫂不依不饶。

村干部的脸色本来又黑又红,酷似关公,即使在这里闹红脸,也看不出变色。他想到自己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不能和一个寡妇家在村当街吵骂,再说她还是村里的贫困户,照顾对象,别人帮帮她,也是应该的,自己听信谗言,也许是冤枉她了。他有点悔恨、自责,于是,木着脸,勾着头,背着手,无奈地摇摇头走了。

村干部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得罪了不少村民。村民说他的官之所以坐得牢,是因为他有两副脸和两颗心。对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他像春天般的温暖,常常献上的是笑脸,发的是善心,见到他们像哈巴狗一样摇头摆尾,像小绵羊般的温驯,装孙子样;对群众像严冬般的冷漠,常常献出的是哭丧脸,发的是黑心,像狐狸般的狡猾,像狼一样咬人,装爷样。胖大嫂回想过去被批斗的那场事就恼恨在心。当时她领着四岁的女儿大萍去南山坡翻红薯秧,干到快收工时,大萍坐在红薯沟里不停地哭。胖大嫂慌忙跑过去哄她,知道她肚子饿了,



看看周围没人，扒一根小红薯，在自己身上擦擦泥土，递给大萍。不料，村干部来到大萍身边仔细观察她不哭的原因，便发现了问题。这可闯了大祸，胖大嫂被扣上偷秋罪名，关押在大队部。白天，头上扣着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纸牌子，上面写着“偷公有罪”几个歪歪扭扭的大黑字。被民兵扭押着，绕着周围几个村庄游街，折腾两天才放回家，几个孩子饿得嗷嗷叫地哭。

胖大嫂一连生了五个孩子，分别叫大军、二军、大萍、二萍、三萍，其中，三萍被狼吃了。那年夏天的一天晚上，她把大小五个孩子都抱到院里乘凉睡觉，到天亮时，数数少一个，便急忙在院里院外寻找，并扯着大嗓门呼喊，但无影无踪。当村人早上上工时，在村外的蒿草沟里发现三萍被狼吃了，仅剩下头骨和双手。胖大嫂嗷嗷大叫地痛哭一场，然后，站起来拍拍屁股说，她娘那脚，不哭了，丢了算罢，弄一群张嘴货，我还养不起哩。后来做了结扎手术，手术不久，她丈夫又病故了。她哭着说，早知道你死恁早，还让我在肚子上挨一刀弄啥哩，让我活受罪。亲爹娘，祖奶奶，你给我丢下一堆张嘴货，让我咋办哩？当她挨批斗时，丈夫已经去世了，孩子没人照管。她想起来这事就心里恨，今天她是豁出去了，什么都不怕了，趁着骂街，便出出长久积压在心里的闷气。

胖大嫂“开门见山”地骂了一阵，觉得仍不解气，于是“指桑骂槐”，你们坏良心，以势压人。你们仗着头上顶着二寸长的帽翅儿，就随便捏窝窝！你那个官算个屁官、猪官、羊官、兔子官、芝麻官！有理走遍天下，我不怕。你们是老昏君，老瘟神，老柿树根，老榆木头！你们想欺压百姓，现在不行了！现在不是大跃进时候，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时候，想整谁就整谁，想斗谁就斗谁，马上就要分地了，姑奶奶我只要把自己的地种好，有稠哩吃稠哩，没稠哩喝稀哩，就是改嫁谁也管不着。老娘光明正大地找姑姥，不犯法，气死恁个乌龟王八孙……胖大嫂在村街中间来回走动，又“啪、啪、啪”敲敲锅拍。骂的时候吐字清晰，语速时快时慢，但句句都连接很顺，这是即兴漫骂，却好像提前背好了台词。人们很佩服她的口才，平时还没有这样展示过，真是一鸣惊人。这时候有几只鸭子在路上慢腾腾地散着步，准备到路边

的水坑里去洗澡,听到胖大嫂的敲锅拍和谩骂声,便抬头看看,加快步伐,扭动着屁股呱呱地下水了。还有一头大白猪摇着尾巴哼哼唧唧地向她身边走来,她飞起一脚把那头猪踢开,接着又骂,你娘那脚,养你有啥用?养个狗会看门,养个鸡会叫明,养你就会哼哼唧唧地坑害人……坑害人,有报应,叫你出门栽井里,上山掉悬崖,遇车轧死你……

胖大嫂确实憋了一肚子气,骂到后来基本上变成一种语言艺术了。她不但能旁敲侧击,指鸡骂狗,还能触景生情,随机应变。更奇怪的是没人劝她,大家听她高一声低一声地骂着,好像也为他们出了气,心中暗喜。还有人悄声私语,狠骂坏货,无事生非,舔舌头。这时,大萍给她端来一碗开水,递给她,说,娘,您喝点茶,歇会儿,再骂,骂死狗娘养的,耍种货。胖大嫂端着碗喝一气开水,润了润嗓子,咳嗽两声,清清嗓音说,姑奶奶我今天出出闷气,明天还接着骂,非让你们的耳朵塞上驴毛不可。

胖大嫂骂足骂够,出了闷气,心里舒畅多了。从此,她的嘴再不饶人了。说也怪,这一招很灵,村里人再没人嚼舌头了。

二 善心

李奶奶和胖大嫂家是多年的老邻居,仅有一墙之隔。那低矮的土坯墙,因多年风吹雨淋,倒塌失修,留下一个大豁口,这个豁口比大门还宽,就像她家的大门向李奶奶家敞开着。

李奶奶家如今只有她一人了。当初她嫁给老班头时,也算是门当户对,都是财主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她家划为地主,没收了良田和房产,就住在胖大嫂家东边的三间破茅草房里。老班头成了批斗对象,常常郁闷不乐,不久患病而死。她的儿子携妻带子都去了新疆。据说老奶奶从前是大家闺秀,心灵手巧,琴棋书画、裁衣针线、厨艺等样样精通,模样也俊。如今年过六旬,虽然脸上增添了不少皱纹,影响了容颜,但看得出她的底版还是很俊的。高鼻、大眼、白净



脸,让人看着舒服,给人一种慈祥、善良、温和的印象。她的裤脚常常用黑粗布带子扎着,这就突出了她那蒜槌般的小脚。她说她的脚是从小裹成这样的,痛恨裹脚,但没办法,那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谁也违抗不了。李奶奶一生并没有什么罪恶,相反还做了不少好事。她会剪衣服,常为全村人义务服务。还会捏胳膊、扎针、说偏方。谁家的孩子胳膊、腿蹊着了,都找她来捏捏,搓搓,立刻见效。谁家的孩子有病了都找她寻偏方,那偏方都很有效,所以她受到村里人的尊重和爱戴。

大萍从小就跟李奶奶睡在一起。李奶奶把她看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给吃给穿给她讲故事。胖大嫂心里非常感谢她,在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右划清界限的年代里,她说,我就是界线不清,恁想咋着就咋着,人家帮帮我,我就是忘不了。人家总比那些闲吃萝卜淡操心,黑心烂肺的孬货强。两家多年来保持着融洽的关系。

何大萍上小学一年级那年,有天吃过午饭,她一蹦一跳摆动着头上的牛角辫,来到李奶奶身边。李奶奶正在槐树下坐着补衣服,戴着老花镜,手捏银针,顺着补丁边沿扎进去,扯出来,指头揉动着,一挑、一翻、一绕、一扣,像小姐刺绣。

何大萍乖乖地蹲在她面前,看她补衣服。

李奶奶举着手里的针线,抬眼问,吃饭没有?

吃了。

啥饭哪?

面条。

她把针别在衣服上,伸手指着厨房门口说,我给你剩半碗饺子,在锅里盖着,快端出来吃去。她喜欢大萍机灵,听话,模样俊。

何大萍跑进厨房端着半碗饺子出来,站她面前一口一个地吃着,两腮一鼓一鼓的,像含着囫囵鸡蛋,呜呜啦啦地说,真香,真好吃。

李奶奶歪头看着她笑笑说,小心,别噎着了。

她吃着吃着鼻涕出来了,吸溜吸溜的,说你做的啥饭都好吃。

李奶奶掀起衣襟从兜里掏出手绢为她擦着鼻涕说,等你长大了我教你做饭。

李奶奶无论做什么饭,总要做得复杂些,一般放料足,自然饭味就好。她每年都捂一大盆酱豆,里面放足作料,捂好的酱豆色、香、味俱佳。她还经常存放着腌好的腊肉,比如每次炒菜时,将葱花、姜丝、酱豆用油一炸,待葱花泛黄,放入少量的腊肉炒熟,再放菜。虽然肉不多,但菜格外有味。再如做汤面条,她先把菜炒好盛出来,再添水下面条,待面条熟了,再把炒好的菜倒入锅里搅搅,这样做好的面条味美爽口。还有她包的饺子,精致小巧,皮薄馅鲜,出锅而不烂,因为她面和面时加了鸡蛋和食盐。她的生活质量还算不错。

何大萍吃完饺子,撒娇地揽住李奶奶的肩膀说,奶奶,我耳朵痒,还有点痛。

有耳刺了吧,来,奶瞧瞧。她说着把缝补的衣服放在针线筐里。

何大萍就地坐在李奶奶怀里,头歪在她的大腿上。李奶奶取下头上的发卡,轻轻为她投耳刺。看到耳眼里长满了耳屎,很难投,说别动,别动,可不能动,里面长满了耳刺,不给你掏出来还聋哩。那耳屎已经形成了一个铁锈色的耳钉,很硬,随着李奶奶轻轻向外拨动,渐渐向外退出。何大萍闭住眼睛喊着疼,李奶奶更加小心翼翼地慢慢拨动。经过一个时辰,下了很大工夫,终于把耳钉扒出来了,用手捏着说,大萍,你瞧瞧,多硬,像钉子样,捏都捏不动,投不出来,要是碰住耳膜,可疼坏你。何大萍笑笑,又一歪头说,你再看看我这个耳朵。李奶奶又扒着看看,说这个耳朵里没有,你的耳眼一个大,一个小,大的藏不住耳刺。

李奶奶为何大萍投了耳刺,又看看她的手指甲说,来,我给你剪指甲,你看看你的指甲长多长,指甲长了,里面藏灰,不卫生。边说边捏着她的指头剪指甲,剪了指甲,何大萍转身站起来为李奶奶轻轻捶后背,说奶,您一定累了。

李奶奶笑了,正感到有点腰酸背疼呢,捶捶背就会放松放松,减轻不适,便摘下眼镜放在针线筐里,眯着眼享受着小拳头的轻轻捶打,心想,这闺女真机灵懂事啊!有心眼,讨人喜欢。又联想到,只要你善待别人,就等于善待自己。何大萍边捏肩膀,边看着她的小脚问,奶,你的脚咋那么小哇?



孩子,你不懂,过去的女人都裹脚,把脚裹成这样的。

咋个裹法?

就是天天用布带子紧紧缠着,不让它长长。

疼吗?

疼,有的姑娘还哭哩。

为啥要裹?

那是老规矩,谁家的姑娘不裹脚,人家都笑话,说脚大脸丑,嫁不出去,没人要。

那不把脚裹坏呀?

是啊!脚指头都折断了。

你的断了没有?

断了。

我看看吧?

别看了,不好看。

李奶奶越是这么说,大萍越感到好奇。平时只知道她脚小,不知道脚小是什么样子,就是想看看怎么样。她灵机一动说,奶奶,我给您端水洗洗脚吧?洗洗舒服。

机灵鬼,你是想看奶奶的脚哩,对不对?

秋阳把大地照得黄澄澄的,如铺上一层金沙,为树木芳草增光添彩。李奶奶在树荫下坐着,一丝丝微弱的秋风,沁人心脾,让她感到舒心凉爽。何大萍在附近的水坑里舀了半盆水,端到李奶奶面前,那水绿莹莹的,清丝丝的,温乎乎的。李奶奶解开扎腿带,脱下鞋袜,把双脚放进水盆里。何大萍慌忙蹲在水盆旁抱着她的脚就洗,柔软的小手搓着李奶奶的小脚,使她感到暖洋洋的软绵绵的很舒服。何大萍睁大圆溜溜的眼睛盯着她的脚板,见脚趾全被蹠断在脚底下了,相互挤压着,脚尖如梭,脚跟如锤,脚面上青筋凸起,肉皮松弛,像一双发育不全的畸形脚,那形状似拳头大的肉疙瘩,让何大萍感到可怕,说奶,你恨裹脚吗?

恨,咋不恨哩。李奶奶想到千家万户的女人,一辈子出不了家门,只能在屋里打转转,不能出去干活,不能走远路,就像关在了笼子

里,永远走不出家门了。

奶,怪不得你老唱《放脚歌》,那歌真好听。

李奶奶嘴里哼唱着唱起来:封建几千年,妇女最可怜……刚刚会走路,就把脚来缠,好好一双脚,脚趾裹断残,走路扭又慢,重活不能干……劝同胞,听良言,快放脚,莫迟延,人人都宣传,妇女齐放脚,幸福万万年!她的声音不高不低,轻松自然,念经似的。这首歌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宣传妇女放脚的流行歌。

三 告状

村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胖大嫂家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大军不上学了,帮助母亲干农活。二军上高中了,大萍上初中了,二萍还在上小学。人家的责任田里上化肥,胖大嫂家的责任田里上农家肥,自然没有人家的收成好。胖大嫂最怕的是年年交公粮,因为打的粮食少,再交公粮就不够吃了。

那天上午,驻村干部小王来到柳弯村和几位村干部一起逐户催交公粮。当走到胖大嫂家院前时,有位村干部睁着一双精明的大眼睛,诡秘地看看小王说,咱们分头行动吧。言罢,几位村干部立刻逃之夭夭,分别到其他农家去了。落在后面的小王直愣愣地站着犯疑,怎么隔着面前这户人家不去,反而舍近求远呢?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他想探个究竟,也想了解民情,弄清原因。

小王望着胖大嫂家低矮的土坯院墙和残破不堪的房屋,走进了她的家院。他站在院里,看看堂屋的门敞开着,却不见人影。院里有一棵歪脖子柳树和一棵碗口粗的杏树,青枝绿叶的,为这个农家小院撑起一片阴凉,增加了几分生机。两棵树之间拉着一道粗麻绳,绳上搭着一条褪了色的蓝裤子,又短又肥,臀部上补着黑补丁,一亮一暗,在烈日的照耀下,十分醒目。小王又扭头看看那间低矮的小厨房,土坯墙体,麦秸糊顶,因长久失修,给人一种想要倒塌的感觉。篱笆门很自卑地歪歪扭扭地躲闪在一边。堂屋是土墙瓦房,屋顶上的小青



瓦,有地方凸起,有地方凹陷,有地方苫着黑油毡,像补了几块黑补丁。小王想到两个屋门都开着,这家主人肯定不会走远,便走近堂屋门,探头往里看看问,家里有人吗?谁在家呀?

喊啥喊,俺家一个人也没死,一个也没跑,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小王循声望去,看到胖大嫂从厕所里出来,边走边束着腰,嘟噜着脸。她出奇的胖,两条大腿像冬瓜一样粗,走起路来,裆缝里常常发出微弱的摩擦声,所以裤子先烂裆部。更引人注目的是她那两个肥硕的乳房,像扣着两个大瓷碗,颤颤巍巍的,常常把对门衣襟撑出一条缝来。其实她的饭量并不大,更谈不上有什么营养,她说她得了肥胖病,喝口凉水也上膘,有时候又说是气胖的。

你是……胖大嫂束好腰,站在小王面前,突然脆生生地咧开嘴笑起来,肉嘟嘟的嘴唇里露出一嘴整齐的黄牙齿,说你是乡里新来的干部吧?我说咋没见过面哩,俺村里当官的都爬他娘那去了,叫你来催公粮?好,看你还是个年轻孩儿,是才毕业的学生吧?我给你个话,后天俺去交公粮。可有一条,我只交国家政策内的,乡里村里乱添乱加的,我一粒都不交。还有,你给乡里书记、乡长捎个话,我三天之内交了公粮,他们十天之内得把我的事解决了,不解决,我这回县里都不去,直接去省里,去北京。

小王瞧着她丰满的体形,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但她的面容并不难看,圆胖脸,赤红色,浓眉大眼。只是觉得她的性子太开朗,太直爽,马上向她解释说,交公粮是现在的中心工作,谁家都得交,这是政策,年年都这样,你不能拿这事与其他事搅在一起吧。

胖大嫂眼眉一挑,眼一瞪,像铜铃那么大,散发着愤怒的目光。搬着厨房门口的小木凳,“咚”一声放在柳树下,然后气哼哼地一屁股坐下,双手抱着并拢的双膝,涨红着脸说,我看你这个年轻学生,没当几天干部,咋也学成这熊样子了?乡里给我做结扎手术,留下后遗症,天一阴,这下半身就疼得像刀剜,该不该给我拿钱治病?她的嗓音很高,语气很硬,嘴似刀子般的锋利,像连珠炮似的滔滔不绝。说着就撩起衣衫腰带,要脱裤子让小王看。这时,不知是胖大嫂的身量重,还是小板凳不结实,只听“咯吧”一声,板凳断了一条腿,胖大嫂

“扑通”蹶在地上。

小王在门口就那么一直僵僵地站着，黑丧着脸，不得不听着胖大嫂那尖刻刺耳的语言。刚开始，他觉得她性子太直爽，接着又怀疑她精神上有毛病，然后又觉得她是一个难缠的泼妇，所以明白了村干部都不来她家的原因。当她站起来解腰带时，小王哪见过这个阵势，顾不上什么干部脸面，扭头就往外跑。胖大嫂还在后面大喊大叫，别走哇，你看看是真是假。

胖大嫂禁不住咯咯地笑，心说，软了捏，硬了怯，我不这样，俺这一家人就没法活了。啥谁家都得交啊？我还得要救济哩。饱汉不知饿汉饥，恁都眼瞎，看看俺这一摊子，还叫交这交那哩，交恁娘那脚。

以前，每到交公粮、收提成什么的，只要乡里一开会，过不了三天，胖大嫂准到乡里去，大多是让大军拉着架子车，没到乡政府院，她就坐在架子车上哼哼唧唧，唱戏一般拖着长腔叫喊，亲娘天老爷呀，疼死我啦，我一天也不活了……叫嚷着，直接找领导，但十有八九找不到人。后来，她好像悟出了什么，心想，白天不好找，准是领导下乡，或者开会去了，那就早上或晚上找，就不信他不休息。但不能提前再叫喊了，一旦惊动领导，他们躲藏起来不见怎么办？于是打算单枪匹马不声不响地直闯书记办公室。

小王白天下乡，晚上回乡政府居住。傍晚时，残阳斜斜地照在镇街上，照出了橘色般的灿烂。小王骑着自行车在乡政府门口碰到了胖大嫂，慌忙下车，微笑着说，嫂子，有事吧？屋里坐。胖大嫂手一扬，我不找你，你不是管事人，白磨嘴皮子，啥事解决不了。说着，她头都不扭径直去闯书记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敞开着，胖大嫂进屋不见人，便大模大样坐在桌旁的藤椅上，从不吸烟的她，见桌上放着一盒烟，顺手拿起来从中抽出一支，点上火，安在唇间，很潇洒地抽起来。她觉得苦苦的、涩涩的，又将那支烟放在桌边上，站起来端着茶瓶，倒杯开水，“刺溜”呷上一口，皱皱眉头，觉得太烫，烧嗓门，又慌忙把杯子放在桌上，再捡起那支烟接着抽。她知道只要门开着，人就不会走远，只要找到领导，就有解决问题的希望，这是她多年来找领导



的经验总结。她也不想常常厚着脸皮找领导要救济,如果不这么做,一家人就没饭吃。为了孩子,千家万户的父母都会奉献无私的爱心。

这时,书记手里拿着文件低头走进屋里,见是胖大嫂便蹙蹙眉头。胖大嫂和书记也算是老相识了,便毫不客气地说,走了这么远的路,天也热,又累又渴,我这下半身就要散架子了,今黑不走了,不让我睡床上,俺就躺在沙发上。书记摇摇头苦笑着说,胖嫂,有事好好说嘛,上次不是给你解决了一些钱嘛……书记那脸如乌云滚滚的天空,想刮风打雷,但他知道胖大嫂的嘴厉害,难缠,硬对硬有失领导涵养,弄不好落个抵触群众、不为民排忧解难的名声,影响不好。再说她要死要活的怎么办?所以只好阴沉着脸软声细语地劝说。

胖大嫂坐在藤椅里故意叼着烟卷,但又觉得耽误说话,低头将若明若暗的烟火狠狠地摁灭在烟灰缸里,忽然站起来说,我这后遗症,解决那仨核桃俩枣,还不够拿两回药。娘唉!说着说着我这小肚子又疼起来了。她弓着腰捂着肚子,皱着眉头说。

书记说,你说怎么办?

胖大嫂听此言,顿时眉舒目展,精神百倍,说那就免去俺交公粮。

书记紧皱眉头,说不行,不能开这个头,如果其他农户也不交怎么办?

胖大嫂眼一瞪,指手画脚地说,也叫她脱了裤子看看,看她的肚子割坏没有?因为挨这一刀,把我弄垮了,重活不能干,害了俺家的责任田,还让我活受罪。人家伤兵国家还养一辈子哩,我虽说没上战场,没有他们的功劳大,可我也是响应国家政策落的,不说让国家养我,可也该给我解决困难吧!我咋恁倒霉哩,人家挨一刀没事,可我挨一刀弄成这了。书记,我给你明说吧!你不这么办,我还去县里省里。

书记说,你有困难,乡里不是不给你解决,可你老是拿大话压人,对不对?你就是去告状,县里省里能给你解决?最终还是乡里来解决。

胖大嫂又坐在书记的办公椅里,她稍微一动,藤椅便发出“吱吱”声,好像因承受不了她的重量而叫苦。书记却在屋中央就那么直直